

【兰楼遗珍】

羽
箒
馬
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兰楼遗珍:羽翁印存、羽翁墨迹、羽翁长物 / 王吉鸣,
王吉光编. —北京:荣宝斋出版社, 2008.4
ISBN 978-7-5003-1045-7

I. 兰… II. ①王…②王… III. ①汉字—法书—作品集—
中国—现代②汉字—印谱—中国—现代③文物—中国—
图集 IV. J292.28 K87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50512号

策划

南京市博物馆 南京印社

主编

王吉鸣 王吉光

编委

白 宁 徐利明 周晓陆 朱 琪 王吉溪 王吉光
王吉岚 王吉团 王吉珊 王吉元 王吉亭 王吉鸣

特邀编辑

杜 江 周新月

责任编辑

李宏禹 孙虎城

装帧设计

黄笑天 沈 立

兰楼遗珍——羽翁印存 羽翁墨迹 羽翁长物

出版发行: 荣宝斋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北总布胡同32号

邮 编: 100735

制 作: 南京佳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林业大学印刷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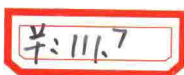
开 本: 889毫米×1194毫米 1/16

印 张: 33.5

版 次: 2008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1—1500

定 价: )

羽

翁

馬

物

小
鹿
題





王一羽（1921-2007）

忆羽翁百句

三十年前淮河边，初识知青名吉岚，爽直雄豪锋且利，王家有女下钟山。
返城来到朝天宫，方知其父号羽翁，名震两江谁不识，文赋书画一时闻。
更有金石延瑞清，古董加之考古新，微余正读考古系，兰楼春风拜师门。
白下千岁一帝都，侯家桥畔活志书，典故信手拈来时，莫愁路上灌醍醐。
越剑楚金河属秦，齐梁大通转台城，降幡飘落石头垒，辱井胭脂不忍闻。
凤凰台接孙楚楼，南唐二陵蕴风流，大明一代旋北上，天国滑稽八千侯。
揽月桥堍多丽人，家家夫婿皆东林，虎窟来燕谈笑地，士英何必改玉璫。
孙文中正两建都，半角黄旗梁未熟，梅园兰园颐和路，红白花脸指间呼。
千年故事苍茫茫，王老谈吐似家常，难怪坦腹如丘阜，浩荡精微须海量。
乐踞世宝檀木案，难数遗珍细分辨，列国铜镜唐玉簪，宣德菱盘喷火焰。
宾公俨老相同殊，笔墨百家看不足，兴来唤起婿及女，鸡翅花梨经火糊。
蹒跚曾上太和殿，故宫陈列可数遍，东临南京博物馆，半世纪里多奉献。
记得首开双印展，印人石墨亲排点，国家局办训练班，口吐印史杖作擎。
或许国博暗中助，百枚印材归善处，又逢南园何家藏，精鉴赞叹输正路。
总随日月运输忙，或从本家琅岈王，参以梅庵沙公法，一派蓊郁付清凉。
方歇右笔继左刀，福厂文字传根苗，不在盘曲描纤细，精神到处气自豪。
诗宗晚明朴无华，每露峥嵘句亦佳，兰竹菊韵诗径里，缕缕馨香入彩霞。
创社办校为国术，金针胡如刀笔度，解囊济学建业馆，一老松荫一万树。
皆云残疾六十年，业沉家重担一肩，朗朗恢宏真罗汉，敢与布袋比乐观。
主席将军及百姓，交游不论位大小，电视联欢足球到，儿孙团团喂哺鸟。
秣陵丰饶王家筵，或豪或简千口传，虽有六女能国宴，不如王老亲厨前。
传奇一生竟割舍，天阙张开邀仙客，亲人故交难挽留，丁亥三月天如墨。
金陵忽然满城雨，痛别羽翁泪如许，艺文史志问在臆，千呼万唤再难起。
后湖水没虎踞关，朱雀潮头涌三山，我念羽师竦中夜，一星奔殒正阑干。
吁嗟乎！暮春时节为翁哭，欲投绦帐四塞无，余生能拾何故物，
天街再拜黄石呵呵尽乎卢！

周晓陆 2007年4月30日于南京

抱残守缺，笃志虚怀

——兰楼羽翁的收藏人生侧记

我的父亲王一羽是收藏家，鉴赏与收藏文物是他终其一生的至爱。1958年，父亲到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市博物馆前身）做文物鉴定工作。这给多年浸淫于文物的父亲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平台，并促成他一生在文物考古、鉴定与收藏及其治印、书法创作等诸多方面获得成就。

在父亲品类杂多的藏品中不乏国宝级藏物。其中最为人瞩目的是一张明代的紫檀大案。南师大盛梅冰教授特撰文在《艺术百家》上作介绍并总结道：“它是一件集古代工匠智慧、工艺、稀有原材料为一体的紫檀珍品家具。仅此一件的拥有，即可成为一流的中国古典家具收藏家。”正是这件藏品，不知惹来多少中外观赏鉴赏者，“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然而，人们在注重宝物的华美光彩时，往往忽略了收藏的过程。其实，每一件精美的藏品背后，已然凝结着收藏者的心血，或许掩藏着有趣或艰辛的故事。

我国著名的文物鉴定家与收藏家朱家潘先生曾数次来家中，与父亲一起赏玩品谈。记得一次在聊天喝茶间，他突然眼睛一亮，指着墙边不起眼的一对圈椅说，那可也是个好东西哟。朱先生所指的是一件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藏品。父亲听友人说在江西婺源见到一对圈椅，成色很旧，看不出什么木质，但式样颇古。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父亲立即派家人乘车前往了解。从拍回的照片上看，木质难以断定，式样却属明式，父亲当即决定购买。婺源离南京几百公里，地处山区，纵然找到车，未必找到路。大家都劝父亲别大动干戈，得不偿失。但是他从来不把困难当作障碍，终于在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麻烦之后如愿以偿。椅子到家了，所有看见的人无不摇头嗤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得到的竟是这么一对破旧东西。父亲可不这么想，他除了窃喜又获得一件宝贝，更多的是在琢磨怎样让它重新焕发出应有的光泽。这不，朱先生一眼将之捉出时，已是经过父亲精心的整治打理，而且，当它从肮脏邋遢通体伤病变为面容娇好形态端庄，其榉木的质地也随之确定。

何时有“古玩”一词，笔者不得而知。但为什么冠以“玩”字，以我之浅见，乃是因为文物流传久远，丧失了原先的使用价值而转换为具有欣赏价值的历史见证，并且历经世代代多人之眼观赏、多人之手摩挲，从而获得了“玩”字。玩得好，可延长其寿命，可发见其内涵，增加其意义和价值。所以一个“玩”字，个中有非常严肃的学问。父亲的“玩”，大致有“四法”。

第一法曰“烘云托月”。俗语说得好，好花需得绿叶扶。一件古玩安置得当，既能使之得到妥善保护，还可为之增色。父亲是印人，藏有多方名贵印材和名家印章，另有自己的治印多方，父亲会找寻手艺精良的师傅为它们量体裁衣，裱糊出精致锦缎盒。父亲是书家，特别爱收集砚石，他所收藏的近百方端砚、歙砚、澄泥砚等无不配有盒子或天地盖，所用木材都是紫檀、花梨、红木等硬木类。收藏的瓷器、玉器、香炉等也是如此，根据每件器物的特点制作的底座，本身已是漂亮的工艺品，它们与器物相配，则相得益彰。粗心的我们平日用花瓶插花忘记搁底座，父亲看着会说，可惜可惜，俗了这好瓶好花。一次在夫子庙购得一龙形灵壁石，回到家中，父亲动了几天脑筋，专门绘制了海浪图案，请人用红木为它雕制了底座。瞧，石头架于其上，龙腾飞了。

第二法曰“推陈出新”。古玩常以它有无“包浆”来评价其品相。所谓包浆就是手泽，指文物古玩经过许许多多人的手而富于历史光泽沧桑韵味。有些古物到手，一看便知它已被遗忘了很久很久：竹木器干枯无光泽，玉、石、瓷、紫砂等器物蓬头垢面污迹斑斑。父亲有魔术师般的能耐，不需多日，待再见时，有如枯木逢春，人们无不惊讶它们竟是那么美丽。我们小时候有一个特别深刻的印象，每天大清早，还在床上的父亲已开始为一只竹臂搁美容了。方法很简单，将臂搁置于额头和鼻翼间擦拭。父亲得意地说，你们不知道，这里的油脂最富，用它当作化妆品，没处找。岂不，那只臂搁被父亲擦拭的有如

镜面，色泽沉着郁勃，较黄金更美。那时，有一些古玩因为残破是无人问津的。比如散了架的红木家具，破烂得不能展开的书画。它们可难不倒父亲，只要有年份有价值，他会毫无顾忌地收入，然后开始修复之旅。这真是个要有勇气、胆识和耐心的活儿。勇气是要舍得花本钱，胆识是要有能力，耐心是要不厌其烦地调动一切力量，目标只有一个，让难以救治的“弃儿”起死回生。家中的一些硬木家具，有的从瘫痪走向健康，有的从破损走向健全。做这类修复工作时，父亲真叫忘我，先是根据实情进行设计、安排，需他人动手时，他总是立于一旁，指教到每一个细节处，唯恐有丝毫闪失。一次，父亲得到一把大亨壶，无柄缺胆。父亲对着它左思右想，再四方找人，最终为它配制了银把和紫砂胆。父亲单位的一个相处多年的好友，名叫汪寿椿。他身怀绝技，擅长修复文物，一件瓷器碎成千片万片，他可以使恢复原样。父亲总是与他一起切磋研究，为公为私修复了许多件古物。汪先生故去之后，父亲经常叹息说，老汪的手艺失传咯。毫不夸张地说，经父亲之手“爬罗剔抉，刮垢磨光”，一件件破旧古董都重新焕发精神，古雅而不失时尚，沉静而不失亮泽。

第三法曰“名正言顺”。在古玩世界里，有一个玩家们难以逃脱的紧箍咒，那就是“真伪”之辨。古有“和氏璧”的故事为例，当未被人识，和氏为之断了双足；当被识别，和氏为之流芳千古。鉴定家的核心责任是，揭示古物的真面目；对收藏家来说，收藏真精之品是挥之不去的梦魇。身兼二职的父亲，一生不知为多少件文物做过鉴定，从未含糊，丁是丁，卯是卯，对公对私对友无不如是。早年刚出道时，以很高价格购进的何绍基的书法赝品，给了他难忘的教训。最近的一个事例是，一个朋友拿来家藏的一件宝贝，要求父亲看真。这确是一件几可乱真的仿作，但父亲很快捕捉到它的马脚，任对方“晓理”与“动情”，只有一个结果：仿制品。当然，一件文物，有的因文化的持续性与特征的模糊性，要想甄别其产生的年代，是颇为困难的事。父亲的书架上，摆放着各类书籍、杂志、资料，一件物品到手，凡有不解与疑惑，父亲会不厌其烦地去翻阅、查找；有的要与同行反复探讨研究，有的逐渐摸索出鉴别的方法，有的则要等待时间与时机。父亲有一漂亮的红色窑变瓷盘，已在手中收藏了好几十年，但它到底出自哪个时代，虽与北京的耿宝昌先生、景德镇的刘新园先生等著名瓷器专家一起研究过多次，依旧不能有的解。在父亲去世前不久，耿先生来医院看望父亲，还特别提到它说，先前定为弘治年间，但据最新的考古瓷片看，它的年代要向前提。父亲还收有一件汉代漆盘，其完好精美程度令人咋舌。一般来说，年代久远的漆器很难保存，除了埋在古墓中，一旦出土，就会缩水干裂。这件东西如何会例外呢？父亲特地请了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文物鉴定家杨伯达来家中鉴定。当杨先生拿起漆盘时，惊讶得不敢相信。他说，这无疑是汉代漆制品，但不可思议的是如何会保存得这么完好呢？又是一件需要长期研究的器物。还有一件战国铜镜，在它难以一见的精美外表后面，还藏着在阳光照射下透光的品质，这后一点就是经父亲的同行忘年交周晓陆先生指点而知得的。在父亲收藏的古物中，有一类属于买不懂，即见到不知名或不知用途的，父亲一定买下。为一件件器物正名和弄明白用途，与鉴定文物真假一样，是最让父亲开心满足的事情。

第四法曰“金针度人”。文物经历了久远的岁月流传于世，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收藏这些奇迹的人，就像田径赛场上的接力运动员一样，既应是好的接棒人，又该是好的交棒人。父亲总是将他的职业精神和艺术涵养尽可能多地“逖译”到他的藏品中。一只并不起眼的石头水盂，底部刻有“雨温琴书润 风来翰墨香”一联及“崇祯十五年杏月爱莲居士刊为眉楼主人雅玩”小记。当看了父亲随藏品的文字介绍，我们不仅知道眉楼主人乃秦淮八艳之一徐眉即顾横波，了解到她的生平事迹，还读到父亲做的考订：“崇祯十五年为1642年徐眉23岁正为她享誉秦淮之妙年。”这时再拿起那个小东西，它仿佛摇身变为你的

熟人，变为你的相遇，在你心中注入一股难以言表的情愫。砚台是父亲的一大藏项，其中有一方是他的最爱。砚盒是最好的紫檀木，砚石为极品紫端，其滑腻手感可胜“孩儿面”。砚石底部有“皇五子”送与邵学趾的铭刻。借助父亲的考证，我们得知，皇五子是乾隆的弟弟恭亲王弘昼，受赠人邵学趾名基，康熙进士，雍正间授编修，乾隆间官至江苏巡抚，时有“廉介绝俗”之名，但世人多以为是其假象，直至邵基辞世后，谕祭使者因他家的房屋狭小低矮，只能在屋檐下完事，人们始信他名副其实。睹物思人，人与砚俱动人心魄。一小幅金陵八家之一高岑的山水画，父亲爱不释手，精心装裱之后，特在画旁加跋介绍画家的生平与风格，并考究该画道：“此幅小品画于广陵僧舍，未提年月，然押脚处有郑元勋印。考超宗歿于明止之际，当属崇祯晚期之佳构。辛未秋暮羽翁笈于兰楼。”父亲的这种努力有时会获得一种无以预见的回报，由此产生的交往也风雅有趣。家中客厅长期挂有一幅现代画家陆俨少的山水，其构思精巧，画面独特，笔触精美，古意盎然，观赏者无不击节赞叹，认为是陆俨少精品中的精品。如果你细细地读一下画家自题的边款，便会明白这神来之笔源自何处：“壬寅十月十六日，予自采石回坐文治斋头，一羽先生出佳纸，乘醉作此。陆俨少并记。”所谓佳纸即是父亲收藏的明朝纸。伯牙遇子期，可以产生神奇的效应。当年现代画家范曾先生来家里拜访，看见父亲收藏的大田黄石李鸿章印，立马仿效古人向石叩首；欣赏黄宾虹的山水大画则激发起他为父亲创作了一幅肖像，极为传神。

人之一生，不是与人交往，就是与物面对，在父亲的眼中收藏古玩则二者得兼。一件旧物，可能是一目了然，也可能是疑窦重重；可能是一见钟情，也可能是“面目可憎”；可能是完好无缺，也可能是“残垣断壁”。无论是哪一种，父亲皆“贪多务得，细大不捐”；不管属于哪一类，父亲皆学而不厌，究而不倦。父亲以收藏品对自己的收藏事业作着如下的见证：每一件藏品从此带着它们原有的和生发的一切文化特征，复活在当下，复活在父亲交往的人群中，传统与现代在此对话，古人与今人在此交流，人类的文明与文化如是源远流长，承传不衰。

到文保会工作以后，父亲坚守一个原则，凡是遇见有价值的文物，首先介绍给会里；会里需要的文物，自己绝不伸手。在做好鉴定工作之外，他积极为馆藏文物献计献策，多方寻觅，先后购得文物精品多件，其中不乏镇馆之宝。“1962年在夫子庙和平古玩店突然发现一只影青暗花高足盘，高约8厘米，口径约18厘米，口沿高约2厘米，直墙外有仿宋体楷书‘双照楼’青花款横书三字，极为醒目。此盘以瓷品而论，殊不足道，但有此‘双照楼’三字款，则是汪伪五年伪政权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产物，在我国陶瓷史上，应值得予以重视。时我与几位老先生同去和平古玩店审查出口陶瓷，无意在站橱中瞥见此盘，一问定价才一元五角，价廉之至。几位老先生因不知‘双照楼’出处，见我请营业员开票南京市文保会抬头，大不为然，如此新货也要当文物征集？事后回到单位，听我详加说明后，始无言而首肯了。今日此盘也许已成海内外孤品，尤其存于金陵，更可作为历史的见证。”这段话出自父亲写的《金陵藏瓷漫谈》，恰可为例。大跃进时南京大拆城墙，父亲心急如焚。在他看来，拆毁这世界上最完美的明代古城墙，罪莫大焉。苦思冥想后，父亲终于想到可以在城墙上开有轨电车来解决交通问题。他以为找到了良策，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给市政府。可惜那是个破坏的年代，拳拳之心不得不面对一处处古城墙的倒塌而化作哀叹。1974年的夏日，南京突刮十二级大风，我们居处的大院门口的高压线被吹断电死人，全城停电。但风雨甫停，家人劝阻不果，只得搀扶着父亲连夜趟水去官后山的库房。他心里唯惦记着那里价值连城的宝藏，如遇问题，可在第一时间抢救。对文物的破坏和文人的打击莫过于“文革”期间，父亲被冠以“反动的学术权威”被关押在朝天宫的飞云阁上，且不论吃喝不正常，睡眠无保证，最难堪的是他不能如常人站坐，每天大解成为极其痛苦的

事。父亲的收藏包括大量书籍在“文革”初期全被抄没，留下的红木家具让我的母亲终日胆战心惊，最后让家人找车送往父亲单位才算安心。“文革”后发还的东西中不见了几百幅书画和几千册图书。但谈起“文革”，父亲却思甜多于忆苦。那是因为在关押期间，全城抄来的数十万件文物艺术品全由父亲一一给以鉴别定级归类，这不仅让他大饱眼福大展身手，且多少弥补了十多年间个人不能涉足古玩寂寞。

古有“以文会友”之说，对文物的挚爱、兴趣与能力成为父亲广交朋友“文”。没有性别年龄之分，没有职位门第之别，只要可就此“文”对上话，都是朋友。老一辈或师或友当中，胡小石、杨仲子、傅抱石、俞剑华、高二适、朱伯凡、王敦化、王志敏、李良臣等等，个个学养丰富，艺术学问造诣高妙，是各自专业领域的佼佼者。与他们的常年交往与亲密接触，为父亲的艺术创作和收藏世界打开了一扇扇大门。父亲最多最广的朋友是古玩爱好者。对历史记载的、自己或朋友收藏的、市场见到的文物艺术珍品的赏析是他们永恒的话题。当时南京的许多收藏者在购买古物时皆会征求父亲的意见，致使说起别人的东西如数家珍。一次当代画家常进先生来家里玩，父亲听说他是前江苏省委组织部长辛少波的女婿，马上就讲到他岳父的藏品一二三，说得不明就里的常进一脸茫然。1988年，父亲为一手创建的南京印社举办印人印材印章展，收遍了南京私人所藏名石名印，此全倚仗他的记忆与关系。在父亲的这类朋友中，过从最密的属马泽人。马老先生是武进孟河医派的传人。1950年代，他作为中医专家被任命为江苏省中医院副院长，工资数额与国家领袖相等，每月三百元。马先生与父亲共同的爱好使他们成为至交。十数年间，马先生每晚早早地吃完饭后，必从家踱步至父亲的书房，有时父亲因单位事务很晚才归，他也会耐心等待，他们的交谈时间是一包烟抽完为止。马先生收藏的无数宝贝无一不与父亲共同研究赏玩，其中不乏父亲介绍与掌眼。惜哉“文革”将之全部抄没，马先生亦于此间去世。文革后期发还抄家物资，马夫人终于未听从父亲的劝说，以四万元作价了断了马先生的一生收藏之梦，给父亲留下唏嘘惋叹。1980年后，中国市场经济给古玩市场带来了彻底的开放，一时间古玩成为国人的新宠，涉足此行的人如过江之鲫。此时父亲已退休在家，很少出门，好东西也愈来愈少见。广交朋友更成为他延续癖好的不二法门。家中的大门永远是敞开的，来送东西请父亲鉴定的或转让的，来观赏藏品的，来清谈聊天的，一应是父亲欢迎的客人、朋友。父亲也一改过去唯精品是藏，每每会在良莠混杂的古玩里，挑些自己喜欢的。这当中有可谓捡漏捡到“西泠八家”之一奚冈的山水画，宋代的玉杯，清代的紫檀宝座椅等等。也有“火眼金睛”失灵的时候，甚至买了假古董。可心宽量大的父亲不以为忤，到手的东西都是研究的对象。晚岁的最后几年，瘫痪在床的他，也一日未离一生的古玩爱好。一天，已处于病入膏肓的父亲，手拿一个小工艺品细细端详，那鸡头上的黑眼睛只有针尖大小，他正琢磨着是什么材料制作的。李渔在《闲情偶记·颐养部》谈到疗病可用“素常乐”为药，说“乐此不疲”恰恰应了此理，还说他自己一生疗病“全用是方，无疾不试，无试不验”。无独有偶，父亲亦如是。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他走过一次次昏迷，一次次大出血，顽强而快乐地活着，并且将他的乐观精神感染着身边所有的陪侍者。我们一点也不怀疑，正是贯穿他一生的古玩癖好赋予了他特殊的生命品质。

如果说，一个港口的吞吐量是由水的广阔度和深度决定的，那么，一个收藏家世界的大小由什么决定的呢？靠兴趣？靠激情？靠学识？靠经验？靠品味？靠信息？靠时机？全都不错。此外还应加上懂规则和守规则。南京博物院资深书画鉴定家许莘农是父亲的多年好友，在一起喝酒作诗，谈古论今之外，彼此还有些古玩交易。有一次，许先生他从家里带来一本清代画家高其佩的指画册页。父亲读之一一作评，赞赏不已。许先生说，我可不好看它，如老兄愿意，不妨用你的董其昌书法手卷与之交换。父亲听了呵呵笑道，许老，你不是开玩笑吧？那手卷我斟酌再三，还是觉得靠不住哎。这个高其佩可是百分之

一百二地看真哟。许先生全然不顾父亲的劝阻，最后两相交换，各得其所，为自己的新藏品“偷着乐”。有时从旁看两介文人的交流，会发现交易活动也可以是件雅致的事。他们讲到钱数，喜别创说辞，比如三百元会用“毛《诗》一部”来指代；与八相关的数字称作“眉毛数”，听得人一头雾水，他们则自鸣得意。父亲一生进入古玩行当超过了七十个年头，从手中出入的文物以万计数，父亲从未有过交易之后毁约的，无论是对买家还是卖家。但有时遇到对方反悔的情况，父亲总能排除困扰，满足其愿望。他说，涉足此行当的人未必喜欢或懂行，有的只想从中捞一票，与之计较不得。再说，别人退货，物归原主，我也不损失什么，何乐而不为？可以肯定地说，仅有经济头脑，只从增值着眼，无论如何也成就不了一个人的收藏追求。

父亲的快乐来自他对藏宝的痴迷，也来自他豪爽地对待藏宝。虚谷、金农、黄宾虹、张大千等名家书画，他可以长年地挂在墙上用来欣赏；出自名家之手的紫砂茶壶，他用于平日品茗之用；看见好花，他取出明清名瓷来插放；田黄、鸡血石或不喜的名家之印都可以磨去旧印用作自刻；一副旧刻象牙象棋，搁放在棋盘上，谁都可用它厮杀一番。更有甚者，遇上知音同好，价值不菲的玉器、瓷器、字画等拱手相送。一个大年三十，我们如往常摆放过年食品，可找遍了每一角落都找不着用了几十年的青花四层八宝瓷盒。一询问才知晓，这个记载着我们童年快乐记忆的器物，被父亲一伸手，送给了多说了几句喜欢它的一个年轻的制瓷人。在遇到家庭经济困窘甚至生活无以为继时，常常也无法阻拦父亲在古玩市场徘徊的身影。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父亲看见一对红木圈椅，样式中西合璧，很别致，他不顾家人的坚决反对，不仅把它们请进家门，还用家中唯一的一块绸布料为之做了美丽的垫子。这对圈椅已摆放在家里半个多世纪了，真正是人见人爱。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每年两次学校开学之际，父亲必然怀揣藏品一瘸一拐到夫子庙去卖，因为八个子女的学费就系于其身，是无论如何推诿不了的。那时的古玩市场最不景气，以傅抱石的画为例，在夫子庙个位数即可购得。父亲捱之再三，总需从各色藏品中选出较有市场的东西，无论哪一样都是他的好朋友，不知把玩了多少遍，最终不得不忍痛割爱，向它们道声再见。待父亲从夫子庙归回时，与我的母亲吵嘴是必然上演的节目。原来不得不卖自己宝贝的他，每每又从市场上买回一两样小东西安慰自己，而这是母亲最不愿见的事情，争吵就成为夫子庙往来的终点。家中藏品中有一幅父亲特别喜爱的俞曲园书法对联，上联为“已少余粮犹养鹤”，下联是“又添新债为修琴”，这恰也是父亲心仪的生活方式。在父亲所购之物中，给我们印象最深也最可笑的是，在不可买卖也无物可买卖的“文革”时期，一天，家里突然被送来十个建厕所用的瓷蹲坑，我们正在以为搞错了要送者拿回去时，跟在后面的父亲出现了，居然是他买的！他说，很便宜，一毛钱一个，今后会用着的。看着摆满院子的那玩意儿，我们全都捧腹大笑，父亲太寂寞了。它们最终用上一个，余则在数年后搬家时砸碎当作垃圾。

古玩爱好给父亲的生命带来了无以言表的意义，乃至在被残疾与病魔困扰了一辈子，到晚年瘫痪在床时，他将自己归类于世上少数的幸福者之中。想来正是爱好与职业的统一让他这么说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再多的宝贝没能挽住父亲的脚步，他轻轻地走了，没带去只砖片瓦，却把一生的努力借助一件件精美的文物珍品留了下来，同时凭借它们留下了先辈的智慧和自己的智慧。还有什么比这更能彰显一个收藏家生命的意义呢？体会父亲的自刻闲章“守骏莫若跛”和自撰联“弄笔奏刀艺无止境；抱残守缺乐在其中”，确实，父亲是幸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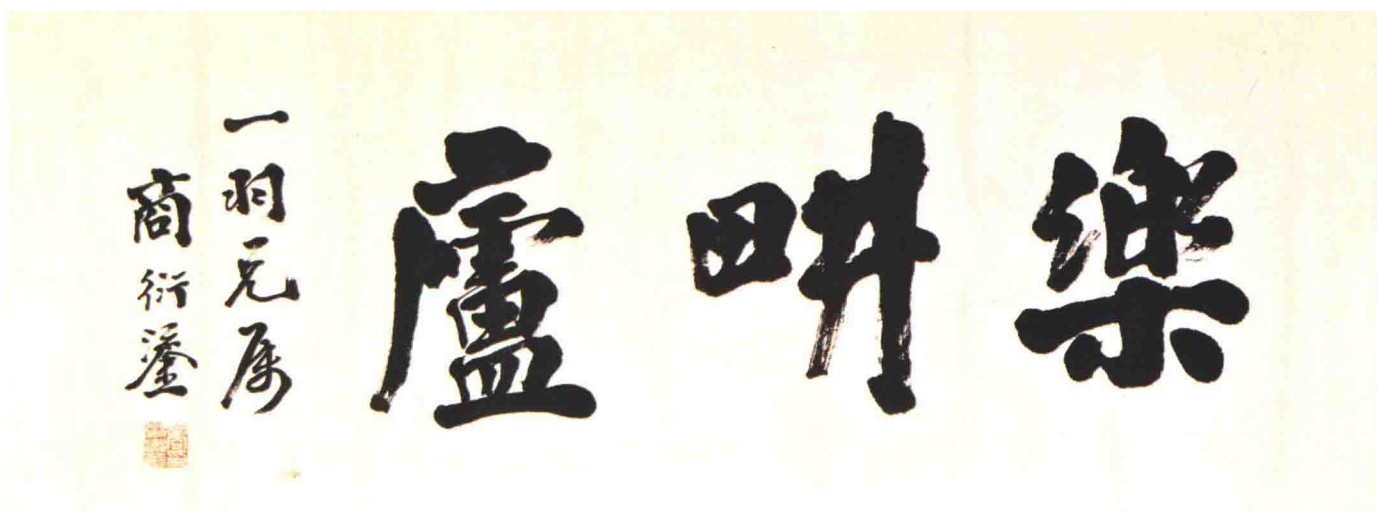
丁亥岁末小鸣完稿于思潜斋

目 录

忆羽翁百句	周晓陆	高二适手札	45
抱残守缺 笃志虚怀	王吉鸣	高二适手札	46
		高二适草书酬一羽印人琢印诗条幅	47
商衍鏊楷书乐耕庐	1	高二适手札	48
王昶篆书乐耕庐	1	高二适手札三通	50
明陈焯题蓬岛仙霞图	2	许公泽云山远帆图	52
清高岑临白阳山人山水	3	武中奇草书韦庄诗	53
清高其佩指画杂画册	4	陆俨少坐看云起图	54
清潘恭寿兰竹石图	9	张正吟羽兰图	56
清潘恭寿墨竹图	10	陈大羽篆书羊士谔诗	57
清顾鹤庆林塘纶竿图	11	魏紫熙红叶飞泉图	58
清吴自孚岁朝图	12	魏紫熙野竹飞泉图	59
清储震昌临元人笔意山水	13	魏紫熙黄山秋色图	60
清黄均墨兰图	14	沙曼翁隶书对联	61
清程恩泽草书节录《续书谱》卷	16	伍霖生黄山春色图	62
清王素紫藤画眉图	18	伍霖生松寿图	63
清无款白描人物	19	范曾羽翁造像	64
清王拯行书对联	20	傅小石野渡图	65
清叶道本桐荫纳凉图	21	傅二石高山仰止图	66
清俞樾隶书对联	22	傅益瑶观瀑图	67
清俞樾篆书对联	23	明榉木藤面圈椅	68
清末李彦奎墨兰图	24	清紫檀带托泥满雕宝座圈椅	69
清末徐鹏花鸟册页	25	清初红木藤面躺椅	70
清末杨复小亭赏菊图	26	清红木西洋式圈椅	71
清末任预穀臣先生五秩小像	27	清柞榛灵芝纹宝座椅	72
郑沅行草条幅	28	清红木同心结嵌大理石靠背椅	73
杨鍾羲楷书条幅	29	清红木雕佛手靠背椅	74
吕惠如瓶菊图	30	清红木嵌螺钿长椅	75
王孝燿行书华岳诗	31	清红木靠背椅	76
王孝燿岁寒图	32	清花梨圈椅	77
王昶抚追敦文条幅	33	清红木嵌大理石靠背椅	78
王昶节临效铭文条幅	34	清红木雕花长椅	79
王昶篆书对联	35	清红木雕花靠背椅	80
恽寿祺、陈锡钧、王昶手札三通	36	清鸡翅雕花扶手椅	81
黄七五楷书对联	37	清黄花梨长方凳	82
胡小石草书条幅	38	清红木圆凳	83
胡小石行书自作诗	39	清康熙铁力木大理石面茶几	84
俞剑华山水条幅	40	清黄花梨炕几	85
俞剑华山水镜片	41	清紫檀花几	86
俞剑华山水条幅	42	清紫檀瘿木面花几	87
李剑晨雄鸡图	43	清红木嵌螺钿长方几	88
萧娴隶书李白诗	44	清鸡翅条案	89

清红木镂空边卷头案	90	清红彩寿字纹三足洗	129
清红木半桌	91	清祭红釉炉	130
清紫檀竹节琴桌	92	清炉均釉长颈瓶	131
清乾隆黄花梨大理石面方桌	93	清祭红釉玉壶春瓶	132
民国花梨大理石面三节头圆桌	94	清祭蓝釉洗	133
民国红木大理石面椭圆餐桌	95	清德化窑盘口瓶	134
战国布纹灰陶罐	96	清青花罐	135
六朝双系水孟	97	清青花“杏林春宴”盘	136
唐铜官窑水孟	97	清邵大亨鱼化龙壶	137
宋青瓷双耳瓶	98	清邵大亨高圈矮足蛋包壶	138
宋龙泉窑瓜棱罐	99	清邵友兰三元式胆壶	139
宋影青莲蓬口水滴	99	清赵松亭隐角竹鼓壶	140
宋影青葫芦形小壶	100	民胡耀庭汉方壶	141
宋白釉瓜棱四系罐	100	清乾隆弘昼赠邵基紫端砚	142
宋吉州窑刻花小壶	101	清汪士慎刻梅花紫端砚	143
宋吉州窑白地黑花炉	101	清康熙水坑素端砚	144
宋影青薄胎模印凤凰盘	102	明坑云纹松针紫端砚	144
宋影青瓜棱粉盒	103	清中期刻满边龙纹紫端砚	145
明青花人物罐	104	清程寿龄铭银星素歙砚	146
明德化窑双耳炉	105	清刻边鳝鱼黄澄泥砚	147
明德化窑弦纹三足炉	106	宋坑两面作池澄泥砚	147
明德化窑白釉瓶	107	明时臣款晏殊词黄花梨笔筒	148
明铁砂釉梅瓶	108	清初树桩黄花梨笔筒	149
明五彩麒麟送子罐	109	清初素面紫檀笔筒	150
明青花五谷小罐	110	明末清初东坡夜游赤壁图竹笔筒	151
明弘治窑变火焰红盘	111	清乾隆时天行刻相马图竹笔筒	152
清康熙青花山水洗	112	清郑燮书画竹笔筒	153
清康熙五彩瓜果盘	113	清乾隆御笔竹臂搁	154
清康熙青花缠枝菊花天字款小罐	114	清松梅人物图竹香筒	155
清康熙仿成化青花牡丹缠枝花碗	115	明濮仲谦制竹水丞	156
清康熙祭蓝釉印盒	116	清嵌玉红木镇纸	157
清康熙四季花卉碗	117	东汉金扣暗兔画漆盘	158
清康熙五彩仕女婴戏笔筒	118	战国—西汉和田白玉牒	159
清康熙青花“玉堂佳器”盘	119	宋龙把桃形青白玉杯	160
清雍正仿哥窑方形洗	120	明两面刻凤凰和田白玉簪	160
清雍正青花双凤盖罐	121	明雕龙象牙带钩	161
清嘉庆粉彩荷花碗	122	清初象牙象棋	162
清道光均红天球瓶	124	清浅刻象牙鼻烟碟	163
清同治开片青花花鸟瓶	125	汉规矩纹透光铜镜	164
清青花缠枝莲纹炉	126	汉铜镜	164
清青花松竹梅将军罐	127	三国吴带字四佛铜镜	165
清青花“奇石宝鼎之珍”盘	128	汉铜镜	165

明天官耳嵌金银片铜炉	166	明青田蟾蜍纽方章	189
灵璧石	167	清干黄巧色薄意荷叶荷花随形章	190
宋“别有天地”白瓷印	168	清寿山榴红薄意松竹梅随形章	190
明“尔长父”水晶印	168	老坑高山象牙白独角兽纽方章	191
明“鹤汀手肃”青田石印	169	清高山白太狮少狮纽方章	191
明“章钜私印”牙章	169	老坑寿山独角兽纽椭圆章	192
明“鹤山居士”牙章	170	老坑墨寿山薄意大鹏方章	192
明“第一功名只赏诗”牙章	170	老坑高山白狮纽方章	193
明“延年益寿”墨寿山印	171	老坑墨寿山独角兽纽方章	193
明“性情在山水之间”寿山石印	171	老坑寿山冻天禄纽方章	193
明末清初程邃刻“郑簠”墨寿山印	172	老坑黑白寿山龙纽方章一对	194
清初“度外山人”竹根印	172	明坑寿山旗降巧色七星拱月纽椭圆章	194
清初“守愚”寿山石印	173	清牙龙纽圆章	195
清老陇刻“梅里山人”寿山石印	173	明竹根章	195
清吴熙载刻“方山遗民”青田石印	174		
清胡培刻“山阴吴氏诵清芬馆珍藏金石书画之印”青田石印	174	附：	
清胡震刻“半日闲”寿山石印	175	金陵藏瓷漫谈	王一羽 196
清杨大受刻“一生低首拜梅花”黄杨木章	175	后记	编者 206
清吴样初刻“言易招尤不可说”寿山石印	176		
清赵穆刻“健修堂边氏鉴藏书画印”寿山石印	176		
清洪石田刻“看剑引杯长”寿山石印	177		
清黄士陵刻“尽驱春色入毫端”青田石印	177		
清黄士陵刻“平山樵子”寿山石印	178		
清黄士陵刻“柳波散人”寿山石印	178		
清黄士陵刻“澹道人”寿山石印	178		
清“李鸿章印”田黄印	179		
丁尚庾刻“梦龙”寿山石印	180		
丁尚庾刻“刘霏”寿山石印	180		
丁尚庾刻“卓玉如”寿山青田石印	181		
丁尚庾刻“张楠长寿”昌化鸡血石印	181		
丁尚庾刻“啸月”寿山石印	182		
王慧刻“鸿年长寿”青田石印	182		
王禔刻“风泉清道心”寿山石印	183		
王禔刻“弥庵眼福”牙章	184		
黄葆戉刻“姚有则印”寿山石章	184		
杨天骥刻“符奕贤”寿山石印	185		
沈尹默刻“竹谿、沈尹默”昌化石连珠印	185		
方介堪刻“傅抱石印、傅抱石”青田石对章	186		
张辰刻“吴东卿印”牙章	187		
温廷宽刻“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青田石印	187		
明坑田黄辟邪纽长方章	188		
明坑田黄薄意随形章	188		



商衍鏊 楷书 乐耕庐

水墨纸本 31cm×91cm

款识：一羽兄属 商衍鏊

铃印：商衍鏊印

商衍鏊（1874—1962）字藻亭，号又章。广东番禺（今广州）人。清光绪三十年（1904）探花。1960年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学识渊深，擅书法，喜画竹石。

王昶 篆书 乐耕庐

水墨纸本 41cm×91cm

款识：丙戌孟夏月 福厂王昶

铃印：我生四遇岁朝春 王昶私印 福厂六十后所书

王昶（1880—1960）初名寿祺，字维季，号福厂。浙江仁和县（今杭州）人。清光绪三十年（1904）与叶铭、丁仁、吴隐于杭州创办西泠印社。工篆隶，以铁线篆著称。精篆刻，结构妥帖，细朱文尤臻妙境。



陈焯题 无款 蓬岛仙霞图

水墨绫本 167cm × 52cm

款识：陈焯

铃印：在水一方 辑五

陈焯（生卒年不详）字辑五。约明末清初时人，籍贯事迹付阙。善书法。

高岑 临白阳山人山水

水墨纸本 30cm × 20cm

款识：石城高岑

铃印：高岑之印

高岑（1621—1691）字善长，又字蔚生。浙江杭州人，居江宁（今江苏南京）。与兄高阜俱负时名，为金陵八家之一。善画山水及水墨花卉，所画平实，晚乃以己意行之，写意入神。



旅次廣陵僧舍
臨白鵝山
人山
懋翁
先生
正
右
城
高
卷

